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七十八



58-51
5-39

黄易作品集○

出版社

黄易

作品集·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第三十九集
异侠系列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10

I. 大…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星月印刷总厂印刷

850 × 1168 1/32 255 印张 538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 - 80039 - 754 - 8/I·662

本册 8. 80 元

● 玄幻系列

大唐双龙传

〈卷六十〉

香港·黄易

第一章 决死之旅

联合船队船速减缓,沿永安渠朝长安城驶去。

寇仲、徐子陵、李世民、跋锋寒四人并肩立在船首,准备登岸。

伟大的长安城轰立前方,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兴起。寇仲深切地体会到当他们入城的一刻,将会攀上生命和事业的极峰,直至击退以颉利为首的塞外联军,始能告终。在这段时间内,他必须竭尽所能面对所有危机和挑战,再不能像从前般可以种种诡谋巧计至乎打不过就跑的办法作灵活应变,凭的只有本身的实力。任何错失或犹疑均不容许,似若在赌桌上豪赌的赌徒,每一注尽押所有,输掉任何一局将永不得翻身。

跋锋寒仰望在蓝天上飘浮的云朵,有感而发的道:“由我们入城的一刻开始,长安将成为塞内外人人翘首仰望的中心,它面临的成败将主宰着天下权力的盛衰兴替和民族国家的荣耀屈辱,影响深远,想想也教人神思飞越,泛起如在梦中的奇异感觉。”

徐子陵神采飞扬的眼神先落在寇仲那袭令他威风凛凛,由宋玉致亲手为他缝制、外加楚楚送的羊皮外帔的新

衣上，心底涌起难以形容的滋味。然后目光移往跋锋寒，笑道：“锋寒少有这么感触丛生，单听这几句话，不认识大驾者会以为你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多愁善感？哈！子陵把我当作是感春悲秋的娘儿吗？事实上我心中想到的是傅采林，他名传天下的奕剑术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寇仲苦笑道：“你老哥很快可弄个一清二楚！入城后第一件事，将是登门拜访他老人家，以示我和子陵对他的尊敬。届时要打要骂，全看这位师公的心情。子陵！对吗？”

徐子惟以苦笑回报，心中想到的是尚秀芳，暗替寇仲神伤不已。

另一边的李世民神色凝重的道：“我们各有所感，但我因处境不同，面对的是本身家族斗争，故感受特别沉重深刻。适才耳听诸位谈笑，心中忽然生出怵惕惊怖的感觉。

我们今趟入关，虽深合兵法的‘事备而后动，因敌而制胜’之道。事实上胜败仍系于能否‘营而离之，井而击之’，以‘我专而敌分’之势，达致目的。原本的形势，该是利于我方，可是因事情泄漏，被迫要作眼前公然入长安之举，令我们的行动由暗转明，优势几尽殆失，只余宝库一着。而对手则目标明确，在我们发动奇兵前完全掌握主动，使我们难以逆料局势变化，任何错失，均是我等负担

不起,所以世民忍不住特此提醒诸位。”

寇仲三人无不动容,当然绝不会因这番话认为李世民胆怯,因晓得李世民是怎样的一个人。论思虑的周详,李世民实胜寇仲一筹,可补寇仲不足处。他于此时此地说出这番话,正是兵家的“知己知彼”,比较敌我形势,令寇仲勿要轻敌。因为眼前形势,他们确是陷于被动和下风。

徐子陵目注前方不住扩大的长安城,点头道:“世民兄的话发人深省,我有另一感受,眼前的情况,似若有小长安之称的龙泉当日形势的重演,不过凶险远远过之,当时我们也屡次遇险、差点送命,所以绝不能以粗疏之心应付眼前危机。”

李世民苦笑道:“我不是在猛泼冷水,自父皇肯让我亲迎诸位入关,我便生出不祥的感觉,此时长安就在眼前,这感觉份外清晰。唉!”

跋锋寒道:“秦王可否说得清楚些儿?”

李世民叹道:“假若父皇先召我返京,当面盘问清楚我与你们间的关系情况,反显示他有与你们携手共抗外敌的诚意。现在则摆明他是认定我有借你们以争夺皇位之心,故全站到太子一方。照我猜估,问题该出在长安不乏认识你们的人,知道以你们的为人行事,为了窦建德和刘黑闳的血仇,绝不会与太子和齐王妥协,加上你们一向与世民有深厚交情,故助我是顺理成章。所以入城后的

风险，将会远出我们估计之外。”

寇仲色变道：“你老哥说得对，我们不但一厢情愿的过份乐观，还沾沾自喜的以为可运消带打的解决所有问题，事实则根本没解决之道。”

轮到李世民动容道：“想不到少帅这么肯接受世民意见，令世民放下其中一件心事。”

跋锋寒饶有兴趣的道：“这么说秦王对少帅尚另有担心的地方，何不一并说出来，少帅定必虚心受教，因我深知他的为人。”

李世民回复从容，微笑道：“我确另有一件心事，是怕少帅的注意力全放到接踵而来跟塞外联军的平野大战上，致忽略眼前凶险诡变犹有过之的局面。”

跋锋寒目注李世民，显是对他忽然变回沉着冷静大感惊异，点头道：“经秦王提点，包保我们没有人再敢有轻忽之心。若令尊立下决心要我们不能活离长安，入城后确是寸步难行，动辄掉命，无法预料变化。剩是我们任何一人负伤，有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哈！坦白说，我很喜欢陷身于这样的局势，比对决沙场更为刺激有趣。”

寇仲开怀笑道：“我真高兴没人提议掉头开溜，即是说我们别无选择。这个游戏现在是欲罢不能，没有回头路。他奶奶的熊！爷儿们来哩！”

鼓乐声喧天而起，联合船队从永安渠缓缓入城，左岸码头处人头涌涌，旌旗飘扬，李渊亲率王公大臣、文武百

官迎迓。

由左右羽林军组成的仪仗队从码头列队直抵朱雀大门，阵容鼎盛，尽显大唐军威势。那些因寇仲的驾临而喜出望外，以为和平可期的长安城民夹道欢迎，争睹名震天下的寇仲和徐子陵的风采，气氛炽热沸腾，万人空巷。

“砰砰嘭嘭”！夹岸四座高达三丈的鞭炮塔同时燃点爆竹，纸屑烟火直送上天，盖过所有欢呼和鼓乐声。

四人也似嗅到长安城内弥漫的火药味，但正如寇仲所言，他们再没有回头的路。

寇仲首先离船登岸，李渊排众而出，迎往寇仲。

寇仲见他穿的是武士服，只外配双龙纹披风，确有大唐霸主的威风气概，心中暗打个兀答，暗忖难道李渊是要向自己示威？脸上却露出灿烂的笑容，只依江湖规矩以晚辈之礼打躬道：“晚辈寇仲，特来长安向阙主请安问好。”

后面的徐子陵、跋锋寒、李世民等一众人等听得彼此相觑，寇仲以这种明捧暗贬的态度对付李渊，若甫见面即开罪李渊，以后的日子不是更难过吗？李渊闻言微一错愕，在三步外站定，双目闪过一瞬即逝的怒意，哑然失笑道：“少帅令李渊有点像返回往昔刀头舔血的江湖生涯。唉！坐上唐主之位后，李渊失去的东西太多哩！”

寇仲深有同感的以苦笑回报，装出颓然神色，点头道：“多谢阙主指点，晚辈自做上甚么劳什子的少帅后，早

尝透身不由己的诸般滋味，所以今趟是来解决问题而非增添难题，希望阀主与我抱有同一想法。”

徐子陵三人醒悟过来，终弄清楚寇仲玩的把戏，此叫置于死地而后生。

寇仲以这种颇有对立意味的词锋加于李渊，第一个获罪者势将是李世民，因为寇仲是李世民叫回来的。正因如此，恰可显得寇仲是一副恨不得李渊降罪李世民的不在乎态度，反足证明寇仲并没有和李世民暗中勾结，否则怎会加害李世民？群众的喝采欢呼逐渐消退，今李渊后方的李建成、李元吉、李神通、李南天、尹祖文、宇文伤、裴寂等无不清楚听到李渊和寇仲的对答，虽感刺耳，可是寇仲今趟来是结盟而非投降，语带警告，正好尽显寇仲强悍的本色，恰如其份。

徐子陵留意李渊身后众人神情，以建成、元吉为首的太子党核心人马无不现出讶色，显然有点弄不清楚寇仲和李世民的关系。宇文伤和独孤峰均面无表情地盯着寇仲，两对眼睛射出深刻的仇恨，正是难忘旧怨。像温彦博、刘政会等一众较中立的大臣，则心惊胆跳的等候李渊对寇仲颇有挑衅意味的说话的回应，杨虚彦、王伯当、诸葛德威等与他们积怨甚深者，却一个不见，没有在场。

李渊显露世家大族出身的关主风度，仰天长笑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远胜闻名，少帅的英雄硬汉本色，令人折服。李渊谨代表大唐臣民，欢迎少帅大驾光临，为我

中土历史写下不朽的一章。只要少帅是抱诚意而来，李渊必不教少帅空手而去。”

徐子陵听得心中喝采，李渊这番回应软中带硬，语带双关，不失身份。

他和寇仲曾与李渊在马球场上并肩作战，知道李渊不但非是庸儒之辈，且精于计算，善用出奇制胜之术，不可小觑。

寇仲则心中暗栗，明白李渊愈能“忍受”他，愈显示他不怀好意，如李世民猜估的已站往建成、元吉的一方，使他们入长安后的处境更为艰困。

见好立收，寇仲从容道：“寇仲今天在这里向阀主请安问好，为的非是个人得失荣辱，而是我华夏的盛衰，请阀主明察。”

李渊微笑道：“少帅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论敌人或朋友，均是心中有数。少帅远道而来，李渊自要尽地主之谊。有请少帅起驾，我们入宫后再把酒言欢，尽量增加双方的了解，缩窄你我的分歧，何愁大事不成？”

寇仲忙道：“阀主若不介意，寇仲想先去拜会师公，以示对他老人家的尊重，然后和关主把酒谈心，商量大计如何？”

李渊一呆道：“师公？”

寇仲趋前一步，压低声音道：“我的师公就是傅采林傅大师，请关主通容。”

李渊失笑道：“是我糊涂！少帅乃我大唐贵客，自然一切悉随尊意。李渊安排好少帅停驾太极宫的春临轩，今晚为少帅洗尘时再和少帅欢聚详谈。”

寇仲把声音更压低少许，近乎耳语的道：“小子狂野惯了，可否在宫外另找地方，方便我们逛街观光，让我们能行动自由。”

李渊开始认识到寇仲不守成规的一面，拿他没法子的道：“城东春明门附近的兴庆宫有园林之胜，少帅意下如何？”

寇仲探出双手，欣然笑道：“关主确是善解人意的好主人，预祝我们两军合作成功。”

李渊伸手和他紧紧相握，夹岸以万计的群众遥见两人对答不休，正一头雾水，暮见两人四手相握示好，登时爆起震耳欲聋、高呼万岁的喝采声，摇撼着长安城的西北角。

鼓乐声同时响起，接待的仪式告一段落。

李渊以开蓬马车，亲送寇仲等人回宫，沿途接受夹道掌众发自真心的欢呼。王玄恕和三十名飞云卫，另有专人侍候，领往兴庆宫去，好打点安排，让寇仲等人住。

庞大的车马队从朱雀门入宫，沿天街经横贯广场，入承天门后，李渊本要陪三人往见傅采林，却为寇仲婉拒，改由韦公公负起引路招呼三人的重任。

李渊、世民、建成、元吉等各自回宫，一众大臣相继散

去，韦公公亲自领路往傅采林寄身位于太极宫东北的凌烟阁去。

宫内守卫明显加强，当抵达凌烟阁院墙入口处，随行的十多名禁卫止步门外，没有随同进入凌烟阁的范围。

韦公公神态亲切友善的解释道：“我们是依傅大师的意思，阁内不设任何守卫。”

跋锋寒顺口问道：“毕玄是否在宫内？”

韦公公双目闪过嘲弄之色，像在说跋锋寒不自量身份，旋又敛去，堆起虚伪的笑容，点头道：“毕大师法驾所在处是太极宫西北角陶池南岸的临池轩，景色不在凌烟阁之下，以示皇上对两位大师的敬意。”

跋锋寒精神大振，哈哈笑道：“毕玄啊！我们又碰头哩！”

寇仲毫不客气问道：“香玉山那混账小子有否随赵德言那家伙一道来？”

韦公公为之一呆，垂首道：“这方面小人并不清楚。”

三人当然晓得他在装蒜，而韦公公最独到处正是真人不露相，以绝顶高手的身份装扮奴材，事实上他至少是与尤婆子、宇文伤同级数的可怕高手。

韦公公显是不愿与他们磨蹭下去，躬身道：“少帅请！”

寇仲领头跨步，凌烟阁美景尽收眼底。

凌烟阁是筑于人工湖岸的殿阁楼台组群，仿似栖于

烟波之上，水色苍碧，林木婆娑间，一道长达数丈的长桥跨烟池引出的支流而建，接通沿岸的走廊亭台，直抵凌烟主建筑的大门。台榭水光，辉映成趣，景色极美。

四人来至桥头，忽然一人踏桥而至，隔远招呼道：“这不是有缘千里能相会吗？愚蒙正在思念三位，竟就这么与三位碰个正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赫然是狭路相逢的回纥高手，大明尊教的余孽烈瑕。只见他精神抖擞，一副故友相逢，没有半点芥蒂，似明知在现今的情况，三人拿他没法的可恨样儿，令人气结。

寇仲见他大模大样的迎来，想起尚秀芳与他的关系，立即心头火发，但脸上仍挂着笑容，漫不经意的道：“烈兄仍没给人宰掉吗？可喜可贺。”

烈瑕直抵三人身前，露出他招牌式的奸狡笑容，道：“托少帅鸿福，在下到今天仍是活得健康快乐。噢！秀芳大家还以为少帅到长安后必忙得晕头转向，要到今晚廷宴才有机会亲睹少帅风采，少帅现在进去见秀芳大家，肯定可予她意外惊喜。”

以徐子陵的淡薄无争，仍忍不住心中暗骂烈瑕，他故意提起尚秀芳，摆明是要刺激寇仲，暗示他与尚秀芳的亲密关系。忍不住插口道：“令教主恶贯满盈，若非烈兄早走一步，当可见到他畏罪自尽的结局。”

寇仲和跋锋暗感快意，心忖徐子陵这番话还不命中烈瑕的要害。

跟在后面的韦公公听得满腹茫然，他只知道三人积怨极深，难以善罢。

岂知烈瑕趋前一步，压低声音道：“不瞒三位大哥，事实上我正为此感激得要命，在下是早有脱教之心，只是苦无善法。现在大明教云散烟消！以往小弟有甚么行差踏错，请三位大哥多多见谅，容我一切从新开始。”

三人听得面面相觑，因亏他说得出口如此这般的一番话来。

跋锋寒双目精芒一闪，冷哼道：“无耻！”

烈瑕一呆苦笑道：“跋兄要这么看在下，在下也没有办法，在下佳人有约，请哩！”

就那么从三人间穿越而去，经过韦公公旁且特意大声请安，故意耍弄三人。

跋锋寒收回盯着他远去的背影目光，淡淡道：“这小子在找死，他是我的！”

寇仲搭上他膊头笑道：“悉随你老哥心意，做兄弟的怎会反对！来吧！师公怕等得不耐烦哩！”

·四人踏上桥头，望凌烟阁大门举步。

第二章 以夜为日

午后的阳光下，凌烟阁的建筑组群没有传出半点人声，静悄悄至异乎寻常。主楼以金箔装裹的屋椽、鎏金装饰的大门在日照下闪烁生辉，使撑天而起高低聚散有致的楼房，多添几分富丽的气派。

鱼儿在水中畅游拨弄的水声，雀鸟在林木间的吱喳鸣唱，不但无损阁园与世隔绝的宁静气氛，且倍增其空寂神圣的感觉。

柔风拂过，满园花树沙沙作响，广阔的池面泛起轻柔的波纹，春意盎然中另有一股午后懒洋洋的滋味。

踏足杏木桥的足音，对这凌烟阁内与别不同的净土是一种不必要的人侵和搔扰。

寇仲心中却是另一番滋味，浮现着尚秀旁的绝世姿容、耳鼓仿佛听到她天下无双的歌曲。

徐子陵想的却是远道而来的傅采林，由于与傅君的关系，不论傅采林如何对待他们，只好逆来顺受。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师公傅采林势成长安城内最令他们头痛的人。

步上石阶，抵达敞开的大门前，韦公公恭敬的道：“少